

晨報社叢書第一種

一九一九年
旅俄六週見聞記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by Arthur Ransome.

晨報社叢書第一種

一九一九年
旅俄之週見聞記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by Arthur Hays Sulzberger.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原著者

英國蘭姆塞

譯者

兼生

發行者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
晨報社

印刷者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
明明印刷局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
各大書坊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五分

一九一九年旅俄六週見聞記

敘言一

陶孟飭

近來的報紙雜誌和書籍、記俄國的事情的雖然不少、但是可靠的材料却不多見。一則因為各國都設有檢查員、確實消息常被這些檢查員擠住、不許漏出。二則各國的新聞記者常與德國的政黨生關係、用政黨或特種利益的眼光敘述俄國現狀。所以那些記載都是帶特別色彩、就沒有價值了。近來出版界裏關於俄國有價值著作只有四五種。我所見過的一本是一個德國人著作的專討論俄國革命以來經濟上的變遷。一本是一個法國人著的敘述『布爾札維克』黨（這個字原意是多數黨與那『孟斯維克』少數黨相對的名稱。今人譯爲過激派、實在是不通之極、）的歷史及其成績。還有一本就是英國的文學家名『蘭姆塞』所著的『俄國旅行記』。蘭姆塞是一個有名的文人。並不是一個『過激派』、也不是一個社會黨。著作有十幾種。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五爾德傳』。他會說俄國話、明白俄國的風俗情狀。去年已經到過俄國一次。今年二月間又到彼得格勒和摩斯哥兩處考察布爾札維克。在俄國住了六個禮拜、見了許多當局的人、又訪問反對黨的領袖。

著者的忠實、是無可疑的。他的書、出了一月已經再版。英美各雜誌都引用他的話、稱讚他的公道。所以中國人要真知道俄國最近之情狀、不得不讀蘭姆塞這本書。現在把他譯了出來、是很有價值的。

叙言二

兼生

我們稍注意世界大勢的人、心中總不免有一個疑問、以爲俄國國內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報紙所載、今日如此、明日如彼、這種靠不住的消息、不但不能考見俄國的真相、並且令閱報的人生厭了。幸而陶孟鈺先生剛從歐洲帶來Ransome做的一本『一九一九年旅俄六週見聞記』(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是今年六月在倫敦出版的。作者做這本書的宗旨、他的引子已經說得很明白、用不着我在這裏替他再說了。這本書連序共分三十章、讀這本書的人、總可以看見：(一)俄國社會的一般情形；(二)勞兵會政府治下的政治經濟教育狀況；(三)該國民對於政府的評論、和該國政府對於各國的態度；(四)華工在俄國的真相；(五)李寧的主義和進行；以及其他各派如克魯泡特金等的傳播事業。以上是本書的大端、其詳細處、請閱者諸君看去便明白了。

(附告一)書中人名地名、因為譯為漢名、恐讀者反感不便。故大多一仍其舊。

(附告二)這本書曾登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月份北京晨報、譯者以事務忙迫、於最短时间内把他譯完、未經詳細的修改與校正、還有、這本書是直譯的、不如意的地方很多、望讀者諸君教正。

本書目錄

叙言一

叙言二

引子

第一章 往彼得格勒情形

第二章 『斯謀兒尼』堂

第三章 由彼得格勒往莫斯科

第四章 在莫斯科的前數天

第五章 行政理事會開會的情形

第六章 莫斯科勞兵政府的總統 Kamenev,

第七章

一個過去的資本家

第八章

一個革命的理論家

第九章

封銷的影響

第十章

劇院的晚上

第十一章

國家建設委員會

第十二章

行政委員會的開會

第十三章

與李寧談話記

第十四章

公衆經濟最高會議

第十五章

財政

第十六章

新生命

第十七章 織造局

第十八章 農談

第十九章 外國商業和打仗的軍火

第二十章 「般尼」的代表

第二十一章 行政委員會與反對黨

第二十二章 勞動科

第二十三章 教育

第二十四章 一個皇家學會的「布爾札維克」

第二十五章 餘論

第二十六章 反對黨

目

錄

四

第二十七章

第三次萬國勞動會

第二十八章

與李寧最後的談話

第二十九章

離俄

一九一九年旅俄六週見聞記

著者英國蘭姆塞

譯者 兼 生

引子

我很知道這本書的材料、必定有些妄人拿來亂用的。這不是我的過錯。我的目的、是有限的、我不過想老老實實的、把眼睛所看見的、口裏所談過的、記載下來、給那些想知道莫斯科現今的施設和思想的人、做一個參考的材料。並且叫他們前進一步、不要信那一方面或他方面、或并不是這兩方面、而却是由那些不負責任的棍徒、在我們文化史大變動的自然騷擾中、僥幸一時逃過了這裏或那裏的約束所做出來的混帳殘忍事情的間接報告。

這本書並沒有一點傳播的意思。因為傳播——不是保護、就是攻擊那共產黨的地位——是要有一個資本家的社會黨兩方面立足的經濟學智識、這是我不敢冒允的。當革命中的好幾個時期、我只當他是悲劇一樣看待、可惜總沒有些英人、具剛才所講的智識、在俄國研究那絕大的試驗。我們對於這一個國內的試驗、不特不考察他一下、簡直是看他不屑、於是信

口開河罷了。我盡我的能力去做。我處於一個外國人而且不是共產黨的地位所能得的消息、都寫下來。但是我終覺有一個苦痛的感情、以爲我有這樣的研究機會可惜都輕輕放過了！若是把這個機會、給別個英人、他的教育和訓練、能使他利用這個機會、更爲美善、更爲完滿的、豈不更妙麼？這樣的一個人、想得我所有的一樣機會、並不是難事。就我個人來說、當初還有『中等社會』報館通信員的困難、後來以勤於訪問、卒能戰勝他了。這樣的一個人、現在很可以上俄國去、因爲共產黨對於戰爭的眼光、却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一年前德國人決不會任協約國派人到柏林去調查那專制政治的性質和作爲。俄國人就不然了。『般尼會議』Berne Conference 條陳想派一隊社會黨到俄國去——其中有大部分曾發表過不滿意俄國的言論、并且爲他們所知道的——他們立刻就允準了。他們還說：無論那一個『中等社會』政府、雖則同他們對仗的、肯派一隊詢問委員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都是很願意的。

我知道在英國將來必定有許多人對於這次革命的認識力、比我這本書所說那些不完不備的苦工好得多的。因爲一個蠢笨的觀察家、用他的眼睛和耳朵所得的、不過如此；所以我

再聲明、這並不是我的罪過。他們所要問的問題、我不難忽略。他們以爲趣味濃厚的事情、我不難視爲乾澀無味、這是在所不免的。

這本書除了稍爲貌似年代表、把所聞見的事情攔進去之外、却沒有什麼特別的形式可說。若是叫他做日記、那更不完全了。我想、我很可以不用重複把這本書做得兩倍這樣大我所自己却信不過、匆忙中對於材料的選擇、是否有犯被金取沙——把那些有利益的棄掉、反把沒用的攔進來、沒有？我同那些英國兵犯的談話、和訪那些在 *Butcher's Row* 的官員的兩樁事情、都缺少了。我又沒有說到那俄國的人、偶然染了熱症和感冒症、或是病危的時候、他們國內所不能泡製的藥料、就是一種最簡單的藥劑、也難從外國購來。甚至他們邊境中所要來醫傷的藥、也是如此。我忘記了摹述我將離俄國之前幾天所看見的戲劇。我並沒說及我同 *Elina* 所談關於俄國對於 *Enlightenment* 的將來計畫。此外還有許多疏漏之處、都可以想出來的。自我從俄國回來之後、所讀的東西來觀察、一定有許多人要說這本書關於恐慌的情形、說得太少了。這裏頭總沒有說到什麼『紅色恐慌』、或其他方面的『恐慌』。我也沒有說及什麼殘暴的事情、恐怕有人必定以我這本書爲狂妄和迷信了。然而可惜他們

單想用過去的恐慌証據、來証明新的恐慌。

我把我的稿子讀過一次、只覺得他毫無光彩可說。我想以文字之力、傳達這一件事、似乎也慢慢飛去了。我想說明這一個革命對於人類如 Colonel Aobins 和我一類的人、去國萬里、同國內革命和社會黨運動的始原和長進、截然不相關係、有什麼影響？雖然我們親眼看見有許多人、受了俸給、然後信從革命、實行破壞起來。這種事情、別人能够知道的很少、我們既知道他的不公道、應該要爲那許多人辯護了。但是有一種感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那就是革命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同那藝術家的創造力、有很大的分別、要是這一本書、足以代表我對於一切苦工、閒談、爭鬧、辯論、事情、和經驗的印象、那麼總算是那特別生機——雖然在兵火瘟疫饑荒之中——而仍在莫斯科死力進行的形子了。

第一章 往彼得格勒 Petrograd 的情形

一月三十日有四個新聞通信員——其中兩個是挪威人、一個是瑞典人、和我自己、——由 Stockholm 起程、上俄國去。同行的還有『勞工會政府』(Soviet Government)駐瑞典的外交員、爲首的那兩個、就是 Vorovsky 和 Litvinov。他們因爲兩國官場的交情決裂、所以回到

本國去。幾個月前、我從『布爾札維克』Bolshevik政府告假、到俄國各方面、去搜集革命史的材料；後來有人反對我的行止、我的護照、也幾乎被他們取消。幸而我在瑞典京城、接到英國寄來一份『晨報』Morning Post 載有Mr. Lockhart 的演說詞、他說我已經離了俄國六個月、現在無權利去談那裏的情形了。我拿着這種武器、就上俄國去、並且準備同他們辯論道：『若是你們不準我自己去調查那裏的事情、那是很不公道的』。所以以後就更沒有什麼困難了。

我們登舟沿冰上到了Abo；於是乘火車上俄國的邊界、途中因為芬蘭的官吏、有許多麻煩、所以不覺耽擱了好幾天。有人告訴我們那俄國『白色衛隊』White guards 正要預備攻打火車。Litvinov 微笑道：『真是奇怪、莫非他們有意阻滯我們、使那『白色衛隊』組織這樣的一個攻擊麼？』有好幾個神經薄弱的人、都持這個意見。但是到了Viborg、又有人告訴我們道：『現在Petrograd 很是不靜、所以那芬人特意使你們不要投身到那混亂的爭鬧場中去的』。於是有人拿一張報紙來、我們才知道其中的詳細。原來Petrograd 又起了一場革命。那Semenovsky 的兵、忽然變起來、把全城都佔據了。那政府雖然遷到Kronst-

去，然而他政府還用大炮攻打、Petrograd、沒有停止。我後來回國的時候、聽聞這一件事、正如許多類這一性質的事情、都有人立刻打電到英國去了。

這種報告、我們當時以為很的確了；但是也莫能為力的、只好再作圍棋的競鬥罷。我們從舟上、一路作這樣的消遣、到了現在、才決了一場勝負。Estonian 贏了、我居然得了第二、僥倖勝了 Litvinov、他的工夫、老實說、真是比我強得多的。星期晚、我們到了 Terijoki 過了一天、慢慢的又向芬蘭的邊界附近 Eidloostrov 出發了。有一隊芬人軍隊、在那裏守候、把所有行客們都逐出車站之外、以防有危險的革命黨、從芬地飛跑了。那兒沒有馬、只找得三輛雪車、把行李攔上去、我們就由芬人護送、大家跑路、望邊境進行了。有一個軍官前走、帶着我們、一路用瑞典和德語談天、我們不幸的旅客、得他破除了寂寞不少。我們最後經過一個枯槁的樹林、走過一條雪道、就到了一座建在冰川之上的木橋、這就是俄芬交界的地方了。這渡橋大約有六十多尺長、每邊有一個稅門、兩個站崗的巡哨、和兩間木屋。在俄國那邊的稅門和巡哨站的木屋、都上過漆的、而且是我們所常見的俄羅斯帝國的黑白兩樣的顏色。至芬人那邊、好像沒有工夫把他油漆似的。

那芬人把稅關打開、他們的軍官就嚴嚴肅肅的送我們過橋、到橋的中間、他就把行李放下。我們因為盡量買了許多食物、所以那些行李、却是重得非常、而那座不穩的小橋、也搖動不堪了。俄國那邊有一個軍官、和幾個人、馬上走來迎接我們、當時惟有Vorovsky的小女孩叫做Zina的、大概有十歲大、單能用芬語同那芬人道別、我們就慢慢的一步一步過去。那時頓然接觸我們眼簾的、就是那『紅色軍隊』的兵卒、他手中拿着一枝槍、帽上有一個禾鏟斧頭的十字形、原來這就是農工共和國的記號。最後那芬蘭軍官、把我們的名字由Vorovsky他的妻子和一個女孩、以至Livinov都是俄國人、約有三十多個、然後到我們四個客人——瑞典人Grimlund 挪威人Puntervold 和 Stang、以及我自己、——都一一唱完了。我們大家就同他說一聲『再會』、獨有Mina說『『Helse Finland』一句、於是那芬人回去他的文化線上、我們且向俄羅斯的新文化線上開步前進了。我們過了橋、正如由那個哲學走到這個；由一個階級競爭劇烈的社會、走到別個；由一個中等社會專權的、走到一個平民專權的國家一樣。

這種不同的地方、立刻便會令人注意的。在芬蘭那邊、我們看見的莊嚴的新的驛站、這